



人类才走了“一里”

□詹克明

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认为:“人类能够发出范围广泛的声音,这是因为‘喉’在喉咙里的位置较低,因而创造了一个大的音室,咽部在声带之上。”扩大咽部乃是实现清晰发音,扩展语言范围的关键。

所有人类大脑中都有共同的“语法模块”。当今世界几大语系,大小小小共有六千多种语言。尽管人类语言各异,但众多语言之间却全都可以互相通译。之所以能够言语互通,就在于所有语言之间都存在着共同的语法模块。

当前全世界的人已是越来越紧密地互相依赖——卫星通信、互联网让信息交流已在全球范围畅通无阻;交通运输网络业已覆盖到全世界各个城市;商品交换早已拓展到全球范围;甚至连商品生产与商业投资也已全球化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更是早已扩展到全球。人类社会从最初的小规模社群到大规模城市,再到国家,到跨国联合体,当今世界正在越来越广泛地走向全球化,人类活动业已“无缝隙”地遍布整个地球。

人类自打有了语言,能够思考,制作工具并打造人工世界之日起,它就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天然物种了。现代人类是一个“自然人体”与“人工世界”的复合体,离开它所创立的人工世界,人类就不能独立生存。

人类在创立无比辉煌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让地球生

态环境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因素。水体、土壤、大气污染,能源日趋匮乏,资源开采殆尽,人口过度膨胀……

人类活动产生了大量不可化解的毒害物质与垃圾积累。这些毒害垃圾不能及时化解就只能在大城市周围堆积如山,在海洋中漂浮如“岛”,在大江大河里流毒千里。

人类明明知道目前所作所为将会缩短自己的寿期,可是为什么还要身不由己地继续走下去?这就需要从人类物种本性来问究了。

人类是所有动物中唯一实施“物质交换”的物种。在农耕文明早期,人类也像其他动物那样,日常需求总能达到“饱和”,粮食够吃了,衣服够穿了就无须再多种粮棉作物。但有了“商品交换”之后,无论你种出多少粮食都可以通过交换获得你所需要的任何其他商品,以满足你日益高涨的生活需求。

在所有物种中唯独人类是追求极致贪婪的物种。欲望水涨船高,需求贪得无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一物种本能。于是高楼大厦,园田别墅,山珍海味……为了争夺利益,战争也必然逐步升级,掠夺资源,能源耗尽,地球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宜人居。

再者,人类是追求极致享乐的物种。现代社会虽然不能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座王宫,但只要有钱,人人都可以到迪拜享受帝王般的生活。位于沙漠中的迪拜建造了世

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另有一座七星级的迪拜帆船酒店建在离海岸线278米处的人工岛上。入住最高级的皇家套房则要1.8万美元一天(这还只是在淡季的最低价)。第25层总统套房黄金屋里,它的大厅、中厅、卧室、浴室、卫生间管道……任何地方都用黄金铺就,连门把手、水龙头、烟灰缸、衣帽钩,甚至一张便笺纸也都镀上了黄金,可谓到处金光闪闪。位于沙漠极度缺少水源的迪拜必须花费大量能源来淡化海水,因此这里的水比油贵,每种植一棵树的代价都要在3000美元以上。尤其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居然还在炎热缺水的沙漠里建造了一座巨型的室内滑雪场。“有限的地球资源与无限的奢侈欲望”业已成为人类与大自然最为根本性的矛盾!

地球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财富的猛增而成为全人类的乐园,如今的这个蓝色星球,贫富差距拉大,民族矛盾加深,战争规模扩大。如今,全球一半的财富掌握在仅占人口2%的富豪手中,贫富两极分化日益突出。动物争斗起来都是恪守“穷寇莫追”规则,不过将对手赶走了事。

人口增长是一个膨胀速度越来越快的过程。生物学史表明:一般说来,物种体量越大,其数量就越少。那些大型灵长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大型猛兽,其数量最多不过几十万,不可能达到数亿。然而对于人类而言,10万年前人类总

共只有三万多人,1900年世界人口维持在16亿左右,2000年达到61亿,而现在地球上已有七十多亿人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数量从60亿到70亿仅仅用了10年!

在地球38亿年的生命史中,高等生物物种灭绝的原因要么是地球冰期,要么是小行星撞击地球,均遭遇不可克服的外在原因。唯独人类这个地球有史以来最聪明智慧的物种很有可能仅仅是出自于自身原因而导致灭绝。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毁灭地球生态环境无异于“自掘坟墓”,最终被埋葬的还是人类自己。

一个正常生物物种本该享有的“物种寿期”一般都以“亿年”计(如恐龙存在了1.8亿年)。而人类从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文明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只不过才经历了1万年,若将一个物种的亿年发展历程比作一次“万里长征”,我们不过才走了“1里”,此种文明的“难以为继”就已初见端倪,更不要说后面还有“9999里”,我们真的能撑到底吗?

本文杞人忧“人”的初衷并不是让人们对人类未来前途感到沮丧,主要意图还是重在提醒:人类如果执迷不悟地继续沿着这条奢侈、贪婪的老路走下去,必然会罹咎自取灭亡的危机。人类必须改弦更张,尽其所能地融入大自然的循环之中,重新成为一个与自然相和谐物种。

(转自《文汇报》)

忧患意识与敬畏之心

□钱婉约

这几天,我想到日语中的一句名言——“天灾(灾难),在人们忘却时来临”。

第一次听到它,是在1995年1月日本阪神大地震之际。当时,我正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住在修学院的“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冬夜的凌晨,应该是在睡得很香的酣梦中吧,却被床的大幅度晃动惊醒,醒的时候,还听到冰箱上面小橱柜的玻璃门嘎嘎地响。平生第一次很近地经历大地震,还是在异国。幸而京都只是不到6级,灾情很轻,我也几乎没有停顿正常的到校用功。印象很深的有几点:1、电视、报纸的报道,非常及时,非常具体,关注细节。2、神户大阪淡路的灾民,在避难和自救时,非常安静与克制,秩序良好。3、报纸上的自我反思、警示谴责,也不少。“天灾,在人们忘却时来临”,就是这个时候被频频引用,出现在报纸上的。

刚才,我专门请教了在日本的朋友,调查这句话的来由,原来在1923年东京大地震后,就有人引用科学家兼随笔家寺田寅彦的此语,来纪念此事。后来,《朝日新闻》曾推出给日本国民的365天“一日一训”,在东京地震的9月1日,用的就是这句话。战后,以“灾难”为替换,举办过以此为标题的学术会议,还出版过相关的论文集等等。可见,此语在日本社会广泛被引用和流行的程度。阪神地震时,那就是此语的再次复活了。寺田寅彦是研究火山和地震的科学家,身前曾做过不少科普性社会讲演,留下许多关于防灾的科学随笔。有意思的是,由于引用者对于这句话的出处不一,有人就专门研究指出:翻遍《寺田寅彦全集》,并没有见到科学家本人直接说过或写过这句话。这样来历不详的一句话如此常常被引用,或者正说明了日本人愿意牢记这样的告诫,这是这个民族忧患意识的又一体现。

那么,这句话中的“忘却”,是指忘却什么?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忘却灾难的经历、忘却灾难带给人的创伤?——自然是题中之义。但恐怕不仅仅如此,还可以进而理解为,告诫人们别淡忘了对于天的敬畏,对于自我的约束,对于维护日常秩序的警惕,对于天地人和谐共处的意识的自觉……

还有,最近不断被人提起的“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这句话,其实也是出自日本,是野坂昭如的《萤火虫之墓》,原文是“珍惜今天,珍惜现在,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在我国古老的《易经》中,也有一句话:“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九三爻),说的也正是“灾难与忧患意识”这个道理,不过,中国老祖宗是从正面讲述的。这句话,现代一般解释为:君子整天勤勉做事,兢兢业业,到晚上,也随时保持警惕,好像会遇到危险一样,这样的话,即使有危难,也会化险为夷,平安无事。关于这个“乾乾”,旧注训为“健而又健”、“自强不息”,意思就是整日勤勉工作。闻一多先生新训为“乾乾同愬愬”,如《诗经·泽陂》“中心愬愬”的愬愬,毛氏传“愬愬,犹悒悒也”,认为是忧愁的样子。整句就是君子整日忧愁,到夜晚,还随时保持提防警惕。在闻一多的解释下,这句话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明显更加强了。君子朝夕日夜地随时保持这样的忧患意识与警惕性,所以,在“厉”象到来、危机到来的时刻,就能化险为夷,达到“无咎”——平安无事的状况。

《论语》中也有言“子之所慎:齐(斋)、战、疾。”是说孔子平常谨慎的有三件事:斋戒、战争、疾病。斋戒时要整洁身心,战争与疾病事关生命,都是需要谨慎处之的。现在是遭遇全国性的疾病,自当更存谨慎敬畏之心了。

原来,先贤哲人早就通过经典垂诫于我们了。只是,我们淡忘了古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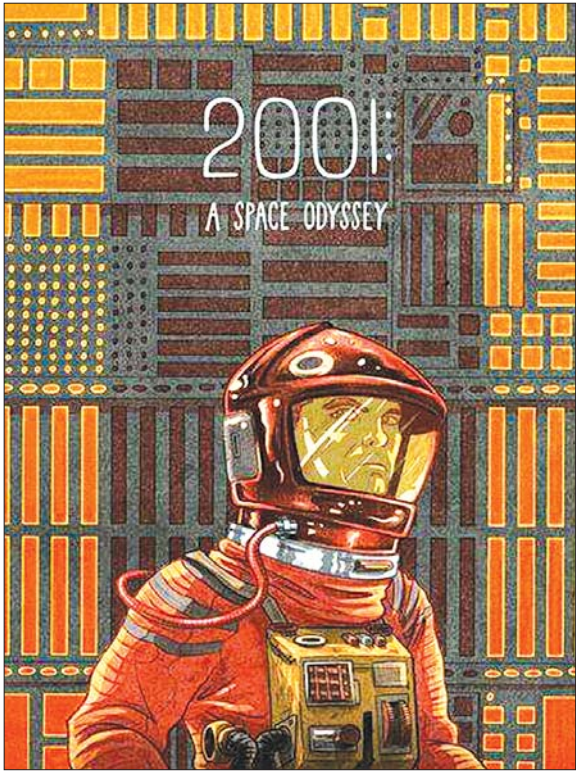
(转自《新民晚报》)

重访电影

近期,我做最多的一件事,是重访。我旧地重游的,是电影。而多么幸福的是,我遇上友人在做同一件事,叫自省。

一位朋友的分享:第一次看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他的反应不是惊奇,却是无比愤怒,压抑不了喷发的情绪,他看了不到一半便拂袖而去。只是,虽然那么激动,他根本不记得电影中为何会教他如此生气,只是觉得被人狠狠冒犯了,又无法确切说出是哪一点,哪一处。后来一种强烈的好奇让他把电影又看了一遍,这次“重访”的感受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同一部《2001太空漫游》,之前的愤怒,变成一种从未体会过的神秘深远的感觉,完全把他看傻掉了。那时候,他才明白了不起的作品可能不是第一眼就能牢牢把人吸引的,而是根本不会在意别人怎样看它,但它提出的问题绝对让和它曾经相遇的人无法回避,就算装作愤怒也回避不了。

事实上,不少人都是在浅尝辄止的情况下,抓住一个借口便如手上握有十万个理由。但正如朋友所说,“好奇”比之前的莫名愤怒更要强烈,他才给了自己第二个认识自己(然后才是《2001太空漫游》)的机会。这个不是人人都愿意把握的机会,便



《2001太空漫游》海报

是自省。

自省是自己给自己开药方,但开药方前,要先给自己把脉,把脉之前,要给自己问诊。只是,为什么我们不去看医生,名正言顺地把自己交给有能力的人,然后得个结果?

自己懂得给自己看“病”的好处是,由不了解到认识。由认识到熟悉,再由熟悉到懂得怎样跟问题相处,已经是在减少“发病”的机会。以我那位会被一部电影引发强烈反弹的友人为例,当他面对陌生的感觉时,马上受到

挑战的,是他的自尊,然后是恐惧:为什么自己忽然变得渺小?最容易的防卫,就是启动情绪,让外化的行为说服自己“我不害怕”,却不一定知道,这种模式一旦成为习惯,就会养成了“病”。

同样是聆听内心的声音,一位刚治愈癌症的友人跟我说,他对于自己现在的感觉和之前最大的不同,是常常有种声音提醒他,什么得重视,什么可放轻,什么不能重复,什么应该改变,然而这种声音不只是医生的,却

□林奕华

是医生的加上从发病到病愈的过程带来的,然后变成自己的——经验。

他最不希望发生的是复发。复发,也是某种程度的“重访”,所以主动的重访或可避免被动的重访,主动的自省,可避免被动的重复。一如历史给我们的启示:过去,其实可能还没过去。

预防是一种时间观,实践在生活中,与艺术有不谋而合之处。它不是无中生有地设下各种关卡和堡垒,反而是开拓前方必须具有的能力,叫预见。

预防的防,是对已经发生过的、被验证过的问题,甚至灾难的原因,有了自省,有了自觉,才形成的警觉。理想来说,防,不是不安全感的投射,反而应是自信的反映。

预防的背后,是消化之前的经历(验)的成果。可惜的是,若以电影做比喻,对于不是拍在今年或去年或前年的电影,都被称为“老片”,“老”的背后,是不合时宜,“时”,更近乎是所有人的时间观,而不是一个人由他对自己的生命的定义来校的时钟。

时间,如此这般,从神秘的,变成愈来愈是个人的计算器,尽管它本来可以用作价值的衡量。价值变成价钱,时间就算造就历史,也是重复又重复的轮回。

(转自《新民周刊》)